

疫情期间,读过棋友编辑数百幅围棋题材的绘画作品。虽然不乏名家之作,不过大多数,不像是为棋而画。经常看到的是,远处飘渺的林中,翼然一亭,两位文人,于亭中下棋……烂柯传说、商山四皓、竹林七贤、赌墅轶事……都被画过很多遍,只是因为它们古逸。

# 左斜右弈

胡廷楣

句曰“琴棋书画诗酒花”,宽泛地说,陆小曼以画家的身份几乎占全了此“七雅”。于是想,如陆小曼这样边下棋边喝酒的,大概总是文人的气息。

中国棋院杭州分院为围棋研究者建了一个群,孔明故里的惠老师,在微信上的名字是“左斜右弈”。便问他,你边喝酒边下棋吗?

他回复说,哪里哪里,不过就是棋酒都爱罢了。虽然酒在左,棋在右,惠先生,或者现代人的风雅大概偏向棋更多一些。酒能使人陶然,然各人有各人的微醺,也有酩酊大醉,为何喝醉,醉态如何,又各个不同。

曾经想过,只能说,酒是载体,如有学问或意趣,都在酒本身之外。唯棋友相聚,可因棋的玄妙,思路翩翩,至历史,至哲理,至人生。聊得远了,又可回到棋局,以世间的道理指点妙处和失着。如此,棋毕,再喝点酒,多聊几句,也便从里至外,风雅了一回。

寓居上海的南京棋手吴祥麟(1880-1946),少年时受周小松的学生李祥生指导,可称周小松再传弟子。他也是一位喜欢喝酒的人。前辈徐润周之《围棋叙事诗》的注解中写他:性放旷不修边幅,每日午后赴茶楼,借指导棋得资为活,半天对局不少憩。晚间至老宝和酒家谋醉。当酣饮自适时,斜身木榻上,引吭高歌。

吴先生既是棋手,自不是一般的酒徒,也和泛泛爱棋的文人不一样。可载入中国棋史的是,他曾与日本棋手高部道平累战百局让子棋,并有著作探索围棋新法,是中国废除座子的先行者,并都有棋谱为证。

当代好酒的棋手为数不少。例如日本的藤泽秀行,中国的陈祖德和聂卫平,都是豪饮的好手。不过他们喝酒都在不下棋的时候,聂卫平每临重要对局,

便要戒酒数月。喝酒喝出些雅趣的,当数当年国家队教练罗建文。

我们认识他,往在赛场。偶然几次,中日擂台赛的中方赛场在北京之外进行,与罗教练同住一个宾馆,他的屋里摆了大大一瓶日本的清酒,桌子上有一些过酒的小食。见到熟悉的记者,便邀共饮。他本是性情中人,喝酒时,还会唱几句京戏。他扮老生,《空城计》中诸葛亮的唱段,便是棋界都熟悉的。

宾客散去,他便拿出棋盘,展开稿纸,为《围棋天地》写稿,那样专业的稿件,附有棋图,精细到一着不差。文中又有许多激情之处,当读得出京剧中歌的韵律,词的诗味,混合着酒的浪漫恣意。

也曾经想过,写围棋评论时,他的杯中尚有残酒,棋盘边上还有零星的小菜。“左斜右弈”,或许在这时候实现。

唐寅说到文人得意时的雅,自然也说到文人失意时不能免之俗。那就是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。说出那七字时,历经沧桑的伯虎先生满腔悲愤地写“而今般般皆交付”。对于一个才子来说,与普通老人一般地生活,内心却老是在重温文人墨客的风雅,此时必是万般无奈。

不过古人也好现代人也好,真正的风雅不在外物而在内心。

罗建文便是那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经营酒与棋风雅的人。他做得一手好菜,家中冰箱里常有饺子,为的是来客请教棋艺,便可邀他同饮。

大赛中,带队员出征,教练兼任厨师,本是中国国家队许多项目的传统。围棋队也是如此。

现在,他们当然已经在餐饮主义中有段落了。他们只要带走必要的少许调料,再加上对赛场附近超市的熟悉,立刻就能在异国他乡做出中国美食。

这是写在小说中的一小节。不知怎地,就写到了罗建文:其中最有造诣的是国



对奕(弈)图 (中国画) 陆小曼

家队老教练罗建文七段。常昊在三星杯半决赛胜李昌镐时就是罗老带的队,“红烧黄鱼、炸猪排、番茄炒蛋、香菇菜心和海蛰子豆腐羹,四菜一汤”,至今此菜谱还在队里流传。

那时边写边想,做好了饭菜,罗建文和常昊,一老一少,是不是曾经小酌一两杯呢?不由就闻到了酒的香气。不过相信,他们如果在赛前吃饭喝点小酒,意必不在乎饭菜,也不在乎酒。罗建文也未必会在吃饭的时候,叮嘱常昊几句。或许唠叨的是,一包

上好的香肠被机场没收。如果青年棋手这一夜能够放下一切,安然入眠,轻轻的鼾声,便是对罗建文这一番厨艺的最好报偿。有菜肴铺艺,今夜酒的抚慰成全了明天棋的风流,雅俗一体。

唉,那场比赛,距今已经20年了。罗建文先生去世也近4年了……

读过陆小曼晚年的一些画,也颇有一些人间烟火。如果她能够和当代棋士接近,那么,再画《对弈图》想必会有另外一番意境。

# 乐趣

格至

他是一个关心时事的人,每天出活,都在和客人讨论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。他眉飞色舞的模样,就像是亲自参会了一样。有一天,有个客人忍不住说他,你一个小人物,何必谈这些,你咸吃萝卜淡操心的干什么?老高当场怼他,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。客人笑说,你啥时候摆脱与自己无关的自豪感,你的人格才会独立。

老高蒙了,国家怎会与己无关?再说,老子要什么独立人格?老子就是个个嘴皮子痛快。你不让我说,老子还不让你乘我的车呢!快给我下车。当他把这段插曲当作笑话告诉我,并要我评理时,我语塞了,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老高是我的老邻居,下岗后成了一个三轮车友。他性格开朗,喜欢说话,几乎所有乘过他车的人都领教了他的口才。他是一个关心时事的人,每天出活,都在和客人讨论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。他眉飞色舞的模样,就像是亲自参会了一样。有一天,有个客人忍不住说他,你一个小人物,何必谈这些,你咸吃萝卜淡操心的干什么?老高当场怼他,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。客人笑说,你啥时候摆脱与自己无关的自豪感,你的人格才会独立。



面浩浩荡荡去的长江,和一排隔江相望的青山,和着节奏轻快的音乐跳舞,是种什么感觉?

我答不上来。于跳舞,懂是真不懂,可看看人家跳,还是会的。

比如,那个正在跳舞的小丫头,她肯定懂。每次吸引我的,正是那个小丫头——在几十上百个舞者中,那个个儿最小,年龄想来也最小,却总是跳在最前排的小女孩:小团脸,下巴略尖,黑黝黝的眸子晶晶亮,扎一把一摇一晃的马尾辫儿,却穿着与整个舞队一样的舞衣,是个正儿八经的舞者!

滨江一带,葱郁林木间,常有小块空地,方便了前来消闲的各色人等。早早晚晚,江边跳舞唱歌的人多了去了。一般我都不看,一是看不过来,二则有些狂歌乱舞,实在经不住几眼看。恰好有一天(世间还真是总有那么些“恰好”),路过滨江步道一段稍显仄狭处时,见有人在跳一种我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舞——这话怕又说了大,我这辈子见过几种舞啊?看了一会儿,不懂,问旁边的人,答说叫“鬼步舞”。这名字听上去有点吓人。看那舞步,也真带着点儿“鬼气”,节奏强烈,舞者前后左右奔跑移动时,脚下总非一步到位,满满的是各种垫步、踏步、滑步、拖步,不仅脚在动,手在动,连头、颈、腰、髋,甚至眼珠子都在动。舞者看上去似乎脚不着地,行于半空,整个人漂移着,浮动,游弋着。看了一下,发现要跳那舞还真有点技术含量,想学怕不容易。

头一次,还没看到那个小丫头。这天傍晚,晚霞将尽,还是那片地方,我又看到那些“鬼步舞”者了。注目一看,竟有个小丫头,站在队伍的最前面,跳着。开头,以为她是跟着大人来混混玩玩的,才不呢,人家是正儿八经地跳着:不光和得上音乐节拍,拍子到位,动作还别有一番滋味——虽人还小,但随性而舞,便省去了成人的故意和霸道,变得简洁,柔软,透出几分稚气的一招一式,既蛮像那么回事,又有她自己的理解与即兴发挥。据说那舞原本是狂放的。小女孩却以她的柔软消解了它的强悍,以她的优雅抹去了它的尖锐。如是,她跳的便不再是教科书上的舞,而是她自己理解、创造出来的,属于她自己的舞,显出了别一种优美!专业人士或会说,没受过专业训练的舞姿,不算规范。也许吧,但她以一个孩子的稚拙与青涩演绎出生命的鲜活与动感,却让任何人不敢小觑,围观者也多在为她啧啧叫绝。较之那些一板一眼学舞的人,真如岑参一首吟及舞者的诗所说:“世人学舞只是舞,恣态岂能得如此。”

当然,偶尔她也会犯错,比如把转身方向弄反了,或把前进弄成了后退,甚至忘记了下一个动作,忽然陷入茫然。但她不慌不忙,亮亮的眼睛滴溜一转,看看周围,马上就进入调整模式,你还没来得及为她着急,她已经自己挽救了自己。我在那样的时候忽然觉得,许多做父母做爷爷奶奶的人,凡事是不是管得太宽了?

一曲终了,她跑向坐在不远处石凳上的妈妈,要水喝。我赶快跟了过去,问她——你几岁了?读几年级啊?八岁。二年级。每天都来跳舞吗?做完作业后才能来。你学了多久了?她回望我一眼:跳了两年了。我注意到,她说的是“跳”,不是“学”。你跳得真好!真棒!我说,“鬼步舞”很难吧?不叫“鬼步舞”好吗?正式名字是“曳步舞”!只有不懂的人才那样乱叫。

我听得出来,孩子认真了。哦,我说错了!我应

# 消夏三首

华振鹤

夜读

西天落霞暗清都,有月无星月亦孤。独坐小斋灯一盏,问谁为伴几排书。

路上

伏日炎蒸风不生,高楼落影路中横。只因尘事难安憩,挥汗高楼顶上行。

大暑

凭窗漫眺月明中,灯火万家展彩虹。夜深微凉消暑热,清风只影仰天穹。

2021年8月6日,一早起来看到微信通知,再一看网上铺天盖地袭来的“王文娟逝世”消息,脑子一片真空。立马赶到老祖宗家里,一直贴身照顾老祖宗的刘胡阿姨含泪对我说:“丹丹,快给老师上香吧,老师走了。”我这才相信一切是真的,这一劫终究还是来了。站在充满着她的气息的屋子里,顿感“景物依旧人亡去”,再也听不到您说:“丹丹,依来啦……”

您最后一次在这个屋子里辅导我的戏是2019年12月21日,我受长江剧场邀请举办专场,因《春香传》1954年8月2日首演于长江剧场,故而剧场邀请了其中的几个折子,专场名也取为《爱·歌》。彼时我因身体原因在家休息了很久,半年也没敢和您老人家联系,再次走进您家,正在感慨之际,就听到您非常关心地问我在家有没有练唱,并开始给我制定恢复训练计划,必须天天去单位练功,然后每周到您家练唱。听到要办《爱·歌》专场后您非常开心,我请您老人家题写专场名,您欣然允允。隔了很多天后,打电话让我去取,只见宣纸上密密麻麻写了一纸的“爱歌”。您

笑着对我说:“老师的字写不好,能用就用,不能用别勉强。”而那时的我见到满满一纸的字,早已感动不已,我知道,晚年的您醉心于书法、绘画、阅读,极其认真,特别是书法,每天坚持练习,真可谓活到老学到老。眼前,这满纸的“爱歌”就是您一生为人、为艺认真勤奋的体现,也是您对晚辈关爱支持与呵护帮助的表达。您总是说:“回顾我的一生,天资平平,无非肯下一些纯粹的‘笨功夫’,如果算是侥幸有所成就的话,只不过是这辈子没有太多杂念,把有限的力量,全部投入到越剧事业中去,只求认真二字而已。”殊不知,这简简单单认真二字,给予后辈的精神力量,何其巨大!在向您学习《春香传》时,您说得最多的是人物感情,特别是唱腔里要融入情感。身段因是朝鲜族的,所以和传统戏的“手眼身法步”完全不一样,尤其是朝鲜舞的步子。抗美援朝时,您曾冒着生命危险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,并曾和朝鲜当地民众在一起生活了八个月,

向当地唱剧学习移植了《春香传》,听您说当时你们每天一早起来,朝鲜族舞蹈老师就带着大家集体练习朝鲜舞,认真真地练了好几个月,最终,承载着中朝友谊的《春香传》被搬上越剧舞台,也成为您与徐玉兰后的代表作。

# “一定不能忘记给观众鞠躬致谢”

李旭丹

不久之后,武汉解封,我应湖北卫视《戏码头》之邀前去参加慰问义演,您通过电视看了直播,又在第一时间打电话来告诉我:“虽然你是带戏下场,但唱完之后,一定不能忘记给观众鞠躬致谢。”您的话让我明白,不能小看简单的一个鞠躬,那是演员对观众的尊重与礼貌,更是艺德的体现!

每次和您在一起,您从不谈个人的事情,总是在关心越剧院现在发展得怎么样,团里在排什么戏,叮嘱我们年轻

一辈要团结努力,搞好业务之余,更不能松懈政治学习,一定要创作出“思想精深,艺术精湛,制作精良”的优秀作品,回报时代与人民。越歌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是您最后创作的作品,这是拥有64年党龄的您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一片敬意与深情。为了这一天,您很早就开始在准备酝酿谱写这支曲子,甚至参考了评弹、京剧,可惜的是,您最终还是不能亲自演唱这首作品……告别您的那天,全体王派弟子在您灵柩前,集体跪拜,您的恩情滋润着我们每一个人,就像温柔的目光照亮着我们前行的方向,而我们也像漫天星辰一样围绕在您。明月几时有,千里共婵娟……老祖宗,您用自己的言行教会我们,要做一个爱国爱党、敬业乐业的戏曲演员,真正做到“台上演戏不怕复杂,精益求精;台下做人只求简单,乐于奉献”。

# 十日谈

生活中,他也敢于“亮剑”,请看明日本栏。

生活,他也敢于“亮剑”,请看明日本栏。

生活中,他也敢于“亮剑”,请看明日本栏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